

第七章
流塑

刘颖娣

一

蒿子梁村民敬神，也爱造神。

蒿子梁人敬神敬得虔诚，供神却供得没有章法。

坐落在村东的规模并不小的村庙里，不分儒、释、道的诸位神佛，被乡民统统混杂在一处共享香火。人生在世，平安最重要。没有这个一，其他都是零。对人生要义并不糊涂的蒿子梁乡民深谙这个道理，于是，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便占据了大殿的主位。侍立于观音菩萨左手的是个雍容华贵的女像，据说她是赵襄子的姐姐，代王的夫人。史载，赵襄子于草垛山击杀自己的姐夫代王后，派人接姐姐回国。归国途中的代王夫人，听到丈夫的死讯再不前行，拔出头上的银笄刺喉而亡。此地人感念她的忠贞，便塑其像而供之。有不开怀的妇女，无望中求她赐一男半女，有的便真的达到了目的。一来二去，对子嗣的渴求，终于超过对忠贞的仰慕，磨笄夫人不知在什么时候化身为送子娘娘，就理所当然地占据了大殿的次位。有了子嗣，便盼着成才成器，于是，万世师表孔圣人就稳居到了第三位。赵公元帅的金银钱帛，永远是人们心底的眷恋。但财要义取，圣人永远是乡民的榜样。于是，这一“义”一“财”的象征，又等而次之地分居左右。

如果说，蒿子梁村民对这五尊泥塑的供奉，还只是有违一般常规的话，那享受着香火的第六尊泥塑，就更让人匪夷所思。他既非神佛，也非圣贤。一身灰色的军装，凸显了被供奉者的世俗与现代。那满脸的稚气和活泼的眼神，说明了他的年轻。蒿子梁人说，他们供奉的是位八路军战士。这战士姓甚名谁，至今蒿子梁都无人知道。可他们忘不了，日本鬼子为搜捕这位抗日战士，不惜将蒿子梁全村三百余口当作了人质时，这个娃娃相还没褪尽的小伙子，却从藏身的山洞里主动走出来。准确地说，他已经不能算是走，而是挪出来的。他的左腿显然负伤，是靠着右腿和手中的一根木棍的支撑，才艰难地挪到鬼子和村民面前。他那无法抬举的左脚，软沓沓地拖在身后，将浮土漫道的村街硬生生拖出一溜浅痕。当他走近的时候，人们才发

现这是一个多么年轻的八路军战士啊，他顶多也就十八九吧？艰苦的军旅生涯，使他本应鲜嫩的脸布满了烟尘，一双眼睛却澄明得一尘不染，了无纤芥。这个大孩子般的八路军战士说鬼子拿他怎样都行，但必须放了村民。他浓重的南方口音，使得鬼子翻译官和蒿子梁村民半晌才弄明白他的心意。不忍离去的蒿子梁村的村民，眼睁睁看着鬼子的洋刀砍断了他的伤腿，刺穿了他的胸膛。可小伙子那双澄明的眼睛，此刻却烈焰腾腾地一直怒视着杀人的魔王，骂不绝口。不知来自何方的年轻生命终于倒下了，倒在了他试图保卫的这片土地上，倒在了他不惜以身家性命换取的这些村民面前。死里逃生的蒿子梁村民，觉得仅仅掩埋他的尸体不足以表达心中的感激和敬意，于是，把他的形象永远保存在了他们供奉的村庙里，成为那里的第六尊塑像。

都说庙小无规矩，蒿子梁村民显然是有意地模糊了神、佛、人的种种界限，只把尊敬献给他们认为值得尊敬的神和人。

多年后，又有人跻身于这座村庙，成了这里的第七尊泥塑。只是这尊泥塑似未得到全体乡民的认同，有人尊敬，有人却不以为然，结果其命运也有别于原先的六尊。这一点，其原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，自己竟然也会风光一阵，一生一世与人无争的他竟然成了乡亲们的争议对象……

二

住在村西破院里的徐三老汉，从昨晚就惦记着今天上庙敬神的事。

徐三有事求神哩。他的独根苗儿子根旺今年二十七已过，马上就二十八了，村里和他年龄相仿的后生早就婆姨娃娃红火成一炕，可他的根旺连个媳妇的影子也看不见。这让徐三心里焦急，也让他愧疚。他知道，孩子娶不上媳妇，不是孩子不好，是咱这家太穷了。前些年，一向病恹恹的徐三婆姨，又增了一种日怪病，打针吃药住院，银钱花了无数，到头来命没保住，饥荒却落下一屁股。父老子们耕种着河边的四亩沙地和梁上的四亩薄田，一年累死累活也挣不下几个钱。那两万多饥荒压得徐三腰弯背驼，也压得

根旺皮糙毛炸，生生把一个嫩棒棒的后生糟蹋成个半老汉。

跟着徐三地里泼泼儿受了三年的根旺，好歹不干了，吵着闹着要出去打工。可只念了个初中，啥手艺没有的人能有甚好营生等你？无非是建筑工地上搬砖和泥、宾馆饭店把门查夜当保安这等受苦却挣不下几个钱的营生。可这会儿的根旺，一门心思要进城，前面是崖是井，他都不惧了。正好东邻张顺拉起一支建筑队，根旺二话没说就报了名。徐三觉着这样也好，儿子靠着进城挣钱的虚名儿，兴许能哄来个媳妇。他也知道，自己这想法不怎么地道，可还是希望庙里的诸神们保佑自己实现这小小的愿望。供上三炷线香三个馍，徐三忍着老寒腿的隐隐作痛，首先向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虔诚跪拜下去。袅袅的轻烟，伴着他心中默默的祈求，悄无声息地弥漫了整个村庙。拜罢观音他不急着走，又向各个神佛一一跪拜下去。想来神人一样，人手多了好办事，万一观音菩萨顾不上，其他神佛为他解决了难题也是一样的。拜到最后一个泥塑，他不禁笑了。这像也不知出自哪位匠人之手，八路军娃娃竟和他儿子根旺有些相像哩。那不高不低的个头，那俊俏得像个女娃娃一样的眉眼，让他有事没事都想进来看看。他敬这娃，小小年纪，心里不装自己，装的却是和他非亲非故的蒿子梁人，让一辈又一辈蒿子梁人都念他的好。他也可惜这娃，这么早早就走了，想必还没近过女色哩。都是人生父母养的，他爹娘这么些年日子也不知咋过哩？徐三不禁有些眼热心酸，伸手拍了拍小战士身上的灰尘，走出了庙门。

不知是徐三老汉的虔诚感动了诸神，还是徐家时来运转，反正，徐根旺这年春天真的娶上了媳妇。

媳妇是个贵州女子。本村本地的姑娘看不上徐家。她们嫌徐家房子破旧门楼矮，她们嫌徐家父子兜里的票票不多身上的恶水倒不少。贵州女子是上灯时候被人贩子送来的。就着十五瓦的灯泡，父子们端详着贵州女子，见她细细小小的个头，寡寡瘦瘦的小脸，说是二十了，可看上去顶多十六七。徐三暗暗心疼五千块钱买了这么个瘦马，有点不值。可谁让咱家无梧桐

树，招不来金凤凰哩？如今，好歹儿子怀里有个搂抱的，给徐家栽根立后就有了希望，也算我徐三对得起先人后辈了。

贵州女子刚刚坐上炕头，徐家门口就被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蒿子梁远离州县，成年累月没个红火。谁家有点屁大的事，不出一时三刻，管保全村人没个不知道的。

“嫂子姊妹们，别光顾凑热闹，也进家搭把手给我做顿好饭。刚娶的媳妇，第一顿饭总不能亏待人家呀！”徐三吆喝着闻风来看媳妇的女人，把心中的喜悦明明白白地写在了脸上。

徐三的话音未落，一片瓜子皮迎面飞来，落在他的鼻子上。沾了唾沫的瓜子皮凉阴阴的。徐三抹去了瓜子皮，笑骂：“这是谁哩？出来既不带眼睛，就嘴也别带。屙屎屙屎也得找个地方吧？”

东邻张顺的女人嗑着瓜子接话了：“徐三，娶个媳妇也用不着这么扯旗放炮张扬吧？俺柱子比你根旺小两岁，娃娃早就满街跑了！也没像你，兴得嘴都扯到后脖颈了。”

看清接话的人，徐三像霜打的茄子，蔫了。

都说吃屎容易求人难。自从徐三的宝贝儿子根旺跟了张顺进城打工，这张顺婆娘觉着徐家沾了她汉子的光，就有事没事都想拿徐家父子开心。她又吆喝不远处玩耍的孙子：“小宝，过来！过来跟婶子大娘说说，我娃看见甚来？”

六岁的小宝不知奶奶要他说甚，随口说道：“我看见狗狗撵猫鸡落窝，还看见爷爷奶奶打架爸爸拉……”

张顺婆娘轻轻打了孙子一巴掌，继续引导：“谁问你咱家的事哩，你说你那天看见根旺干甚来？”

“我不是告你了吗？根旺在茅房耍鸡鸡哩！”

刚刚换掉开裆裤的小宝，大概怕奶奶不明白，边说边脱了裤子，揪扯起自己的小鸡鸡学着根旺耍起来。

众人笑得前仰后合。

徐三臊得老脸通红，恨没个地缝钻进去，讪笑着，走也不是，站也不是。

“徐三你不自在个甚？男人耍自己的家具不犯法，总比不分里外，往别人家地里撒籽儿强！”

人们又哈哈笑做一团，把目光纷纷投向说

话没遮拦的女人李秀，也投向张顺婆姨。

李秀是个让人爱不起又恨不起的女人。她热得像火。男人是吃皇粮的公务员，家里的日子本应不错，可这女人不太会为自个打算，别人来借钱，她有一块就绝不说八毛，弄得自个家人常常有事不能办。她那一双巧手，也成了众人的工具，为张家蒸花馍，为李家描窗花，全村的女人遇个大事小情的都喊她来帮忙。她呢，也从不看人下菜碟，不论贫富贵贱，只要人家张口，她就不会拒绝。可她又冷得像冰，是个一根肠子捅到底，说话不拐弯的人，常常弄得人下了台。即便是支书村长，她也不会低眉下气看眼色。这让她对人家的千般好处，常常因为一两句话而化为了乌有。一些有权有势的人对她也有怨有恨，却又有点奈何不得。她有个舅舅在北京做着不小的官，许多八杆子打不着的人套亲戚，拉关系，得好处，连县里、市里的一些头头都沾过光。惹下她，能保证你头上的乌纱帽不受影响？有这样的硬根子，她本来也可以去城里找个吃皇粮的营干，可她不。她说，牛走哩，蛇窜哩，各有各的活法哩。自己活不出个人样来，抱别人的粗腿混场子，算基本事？所以，她就安安心心在蒿子梁做着村妇，想说的话照样说，想做的事照样做，倒也活得坦荡自在。

可蹙鼻骡子卖个驴价钱，没少帮过张顺婆姨的李秀，这回，一句话把人家的白脸臊成了紫茄子。张顺婆姨脸上忍着，心里却狠狠骂一句：“要不是有你那个舅舅，我让你哭爹都找不到个去处！”

三

其实，张顺婆姨也知道，李秀话糙理不糙，她没有冤枉自己的男人。

张顺是蒿子梁出了名的不安分人。

张顺婆姨生了一个儿子就关门闭户，再没了动静。但村里有两个娃娃却活脱脱像和张顺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都长了一张发面饼子似的婆婆脸，就连头顶上的双旋都是张顺的遗传。被调了种的男人也有气愤不过的，去找张顺理论。可张顺是邪人无正论：“咋？你说我张顺睡了你婆姨，还给你下了野种？那好啊，你是汉子就

把婆姨娃娃打发了，打发到我这来。我张顺正还嫌娃娃稀少，老婆不够用哩！”

来人看看张顺满不在乎的神气，和他身后的两个壮汉，还有张家狂吠不已的大黑狗，只能咽口唾沫悻悻离去。

原本不是善茬儿的张顺婆姨，也和张顺闹过。张顺在外面疯够野够了回家，婆姨把门朝里插了，不让他进门。张顺狠了声说：“看来这是不想和我过了！好哇，明天咱就去乡政府离婚，谁不去谁就不是爹生娘养的！”

张顺婆姨知道张顺这话不是说着玩的。

如今的张顺已然不是和她刚结婚那阵儿的张顺了。那时她被媒人领着来相亲，张家三间窄小破旧的老房里，却地上摆着缝纫机，院里放着自行车。张顺挽起袖子的腕子上戴着明晃晃的新手表。她至今还记着那牌子，是最时兴的上海表。没用十天，她就由姑娘变成了媳妇。变了的不仅是她，张顺家里的缝纫机、自行车不见了，只剩下一个不知用了几辈子的都快散架了的烂躺柜，还有一口锔着十几道疤钉的破水缸。张顺嘻嘻笑着告她，不仅缝纫机、自行车，就连他那只手表也是借别人的。她看着空荡荡的家，眼泪像决了堤的河水。

晚上睡觉，她把自己的衣服裹得紧紧的。他疯子似的一边强横地撕扯着她的衣裤，一边放着豪话：“不就是个缝纫机、自行车和手表吗？那算个甚！总有一天，老子要让蒿子梁的女人都眼红你哩！”

张顺这话也不是说着玩的，什么时兴他就倒腾什么，包括倒腾四川、贵州女人。三十年过去，张顺生生把自己也倒腾成了远近闻名的能人，婆姨自然也成了全村女人都羡慕的对象。面条般粗细的金项链，亮晃晃地挂在她粗短的脖子上，说不上美感，但却尽显富有。张家的房子拆了盖，盖了拆，由原来的三间破平房变成五间大瓦房，没出五年，瓦房又变成小二楼。房子大了，院子就小了。张家正在说服左邻右舍挪窝，准备扩院子哩。

“爸，咱什么时候也弄套别墅住住？像人家城里有钱人那样！”儿子看看翻新没几年的房子，眼里满是对别墅的憧憬，却把别墅说成了“别野”。

张顺也想盖个别墅住住，可话从儿子嘴里说出来，他就觉得不对味儿。

“就你这脑水，还想住别墅？没有你爹，你连讨吃都寻不下个热窝窝！咋和你那二百五娘一样样的？”

张顺对自己的婆姨娃娃是打心眼里觉着不称心。

当初家里穷，眼睁睁看着村里那些自己心爱的闺女远嫁他乡，成了别人的婆姨。不得已，才略施小计，把如今的婆姨哄到手。都说甚人配甚人，人才配相公，可张顺和他婆姨恰恰相反。张顺鬼点子多得连眉毛都是空的。可婆姨实得像磨扇，别人说话转个弯弯就不懂。张顺他爹活着的时候，种得一手好南瓜。刚结婚过门的张顺婆姨跟着公婆去地里，看到满地的大南瓜，高兴得不住吆喝：“爹，这儿有个大瓜！哎呀，这儿这个更大！这儿，这儿，这儿还有一个……”

张顺婆姨惊惊乍乍，女高音吆喝得沟沟梁梁都能听见。张顺爹怕别人知道了偷瓜，就边拿瓜叶苦瓜，边嘱咐儿媳妇小声些，别吆喝。

等过了几天再去瓜地，张顺婆姨发现那几个大瓜不见了。她想起公公的嘱咐，扒在张顺爹的耳朵上神神秘秘地道：“爹，咱那几个大瓜丢了！”

张顺的爹耳背，她连说几次听不清，要她大声些。张顺婆姨不悦地小声嘀咕：“舌头没脊梁，反正由你说。让小声的是你，让大声的还是你。你爱听见没听见，我是不说了！”

这事不知怎么就让村里人知道了，从此，大家又多了一句歇后语：“张顺婆姨说话——该大不大，该小不小。”

婆姨已然不称心，张顺满指望丑妇没准也能养个红罗汉，可谁知甚样的蝇子拉甚样的屎。儿子宝柱上学上到十岁了，二十以内的加减法还得扳着指头数，手指头不够用，就脱了袜子再数脚趾头。联校考试排名次，哪个班级的老师都怕他拉成绩，谁都不想要。张顺把过年的好话说了一车又一车，东西银钱送了一趟又一趟，学校的领导和老师既想把这难雕琢的朽木早推出门去，也乐得送张顺个顺水人情，该留级也不留了，让宝柱随大家念满六年一起毕了业。张顺继续如法炮制，又为儿子买到中专、大专文

凭。那光鲜漂亮的毕业证书领到手了，可儿子是个啥成色，当爹的最清楚。有亲的近的劝他，家大业大，再生一个吧。可张顺明白，“土、肥、水、种，密、管、工、保”，“土”占第一位，在老婆这块盐碱地上怕是长不出啥好苗苗了。

张顺不是没动过离婚的念头，可找了两个看相算卦的，都说他这老婆是旺夫命，他张顺所以发财发户，全凭这婆姨的好命相哩！张顺想想，自打结婚娶了这不精明的女人，日子却顺汤顺水，过得一天比一天好，莫非还真应了老百姓的一句古话，瞎眼的家雀天照应？那就认命吧！再说，娶个称心如意的，能由着你胡来？有害就有利，有失就有得，甚有甚的好处。

张顺虽然不得不断了离婚的念头，可也只拿婆姨做个摆设。婆姨一年半载都难得得到他的温存，却见村里的两个女人手里倒拖引出两个小张顺来。也气过闹过，可不太精明的女人也明白，如今的张顺早已今非昔比。靠倒腾东西和女人发了财的张顺，这几年又拉起一杆人马盖楼盖房，成了县太爷都经常说道的企业家、张总，想跟他的女人排着长队，就等着她腾地方哩！她只是不算精明，可并不傻，这点账算得清楚着呢！

“管她哩，只要我不离这个家门，这正宫娘娘的位子就没人能夺走！”

张顺婆姨笃定决心，就是再苦，再委屈，为自己，也为儿子，得和张顺泡到底了。

四

起初，徐三花五千块钱买到家的媳妇，不止徐三觉得有点亏，连儿子根旺也缺乏应有的喜悦。

“嗨，我身上的来了。”名叫竹叶的贵州女子不好意思地拉拉根旺的衣角，悄声说。

“你身上的来了和我说甚？哦，你是怕我——”自以为明白的根旺“嘿嘿”笑两声。

“我是想让你给我买点纸哩！”媳妇浅浅笑着，要求着，寡黄小瘦的脸上是卑微，是忐忑。

“那种东西也让我给你买？不去，不去，还是你自个去吧。”根旺扔给媳妇五块钱，扭身径自回屋。

贵州女子竹叶嘀咕一句：“人家不是还认不得路嘛！”扭回头看看撇下她的根旺，眼里有了泪水。

“媳妇也给你娶回来了，你还不高兴甚？”徐三虽然觉得媳妇不理想，却看不惯儿子那张冷漠清冷的脸，责备道。

其实，徐三对媳妇的不满只是一种遗憾，她瘦弱单薄得像个病孩子，哪像庄户人家的女人？还不知将来能不能生养哩！但想着就这媳妇也来之不易，想到五千块钱，这遗憾又变成一种珍惜。

可根旺没有爹的情怀，他要的是那种和他一起燃烧着欲与火的女人。

“这是甚的女人，浑身没有二两肉，揣没个揣头，摸没个摸头。”发泄完多年积攒的邪火后，根旺虽然也经常回家，可全然没有对新婚妻子的热乎留恋劲儿。

严格说，在根旺眼里不像女人的贵州女子竹叶，确实还不能算是个女人。其实，正像徐三父女们看上去的那样，这个被人贩子谎称二十岁的女子，才刚满十六岁。她像许多贵州穷乡僻壤的女孩，有着众多的兄弟姐妹，却缺乏应有的生存条件。为了集中资源培养他的哥哥，她和两个姐姐早早就失学参加劳动。母亲三十六岁又突然去世。娶了后母的父亲，把自己架到了后母的车辕上，为人家养儿养女，自家的儿女反倒无暇顾及。两个姐姐刚到结婚年龄就急急嫁人，剩下十六岁的竹叶，就被人贩子跨千山过万水带到了徐家。被人家口口声声称作“根旺媳妇”的竹叶，还不知媳妇的真正含义是什么。徐家父子为她提供的热茶热饭，夏单冬棉，让她心存感激，也让她心怀忐忑。她不懂怎样做女人，只是由着根旺自己折腾，但她还是感觉到了根旺对她日胜一日的冷淡。为此，她曾偷偷哭过，她觉得自己真是没用，连嫁人都不讨人喜欢。

好在有公公徐三时时处处温暖着竹叶的心。大体知道了媳妇的身世后，徐三在珍惜之外又添几分怜爱。有人说女大十八变。媳妇眉眼又不难看，以后好茶好饭给她吃上，说不准会出脱成什么样子。于是他把竹叶既当媳妇，又当孩子。人前人后，他都呼竹叶为“旺子媳妇”，可他又从不拿她当成人待承。怕她冷清，他找村

里的小媳妇、大闺女来和竹叶闲聊作伴；怕她没个零嘴儿磨时光，他经常炒瓜子、炒豆子，还隔三岔五托人从镇上捎着买点麻花、饼子，用碗扣在锅盖上，竹叶什么时候饿了，吃的时候都是温温热热的。竹叶吃着这些，看着公公一张和和善善的脸，觉得自己匆匆忙忙嫁了这个人家，还真嫁对了。

冷也罢，热也罢，一年过去了，两年、三年也过去了。在徐家父子不经意中，贵州女子却在发生着明显的变化。

都说黄河水养女人哩。黄河经过的河曲、偏关，女人们不论眉眼丑俊，那肤色都是白里透红，养眼得很。就连省城和北京一些大宾馆，前些年也常到这儿招服务员。流经蒿子梁的小金河，犹如黄河的一根毛细血管，是黄河的支流。贵州女子得了黄河水的滋养，慢慢就变了一个人。徐三还是从蒿子梁男人的擦猫逗狗中发现了媳妇的这种变化。

“竹叶，锄地哩？狗日的根旺，这么水嫩的媳妇也舍得使唤。你歇着，哥替你锄！”

“竹叶，明儿镇上赶集哩，我骑摩托带你去？”

竹叶走到哪里，就有人把殷勤献到哪里。

特别是东邻张顺和他儿子宝柱，以往见面都装看不见，如今从城里回来，不先回家却首先借故往徐家院里跑。

“渴死了，快给口水喝。徐三，娶了这么招人疼的媳妇，你这破房烂院也该拾掇拾掇了吧？要不，还真委屈了人家竹叶！”张顺嘴里叫着徐三，眼睛瞅着的却是徐三媳妇。原先张家要修房扩院，几次要徐三搬迁。如今旧话重提，完全变了意思。

爹像苍蝇叮血一般瞄着竹叶，儿子也不消停。张宝柱新买的蛤蟆车不往他家高门楼口放，专往徐家破旧的大门口停，还把喇叭按得震天响，一次又一次吆喝着要带竹叶进城。

徐三这才发现，那不起眼的媳妇，喝了两年黄河水，个头就往上蹿了一个脑袋，平平扁扁的胸脯也鼓了，整个人腰是腰，胯是胯，站在哪儿都夺人的眼。媳妇的脸也一改来时的黄皮寡瘦，红润白嫩得犹如初熟的鲜桃，让人不由产生一种亲近的冲动。一双眼眸像两汪湖水，清亮有

神，秋波闪动间有一种勾魂夺魄的魅力。自古深山出俊鸟，蒿子梁向来不缺好女人，可和这贵州女子相比，那些好女人全都黯然失色。

变了的不仅是相貌，还有举止。原先那个脸挂卑微，腼腆，一说话就脸红的贵州女子，如今也是出口荤素不拘，全无顾忌。说笑到热闹处，不觉就手也上去了，脚也上去了。

看到这些的徐三，心头不禁一紧。

趁着儿子端午回家，徐三提醒道：“你媳妇招人哩，你得勤回来照护着。”

手里剥着一个粽子的儿子，还是一脸的不屑：“就她？我都不惦记，还怕别人惦记？”

徐三探头看看在外屋忙乱着的媳妇，又放低了声音说：“你是心瞎还是眼瞎？你媳妇如今可是鲜桃，不是烂杏！别人都能看见，怎么就你看不见？”

经老父亲这么一说，根旺第一次远眺近看地认真端详起媳妇，心里又暗暗拿她和蒿子梁的所有年轻女人做了一番比较，也觉出这女人敢情哪里都好。自己以前心心念念惦着的几个蒿子梁的大闺女小媳妇，如今和自己的女人一比，统统成了等外品，残次货。

那天晚上，小媳妇被他折腾得一宿都没睡好。看着一脸温存、浑身火热的男人，竹叶原本秋水微波般平静的眼睛，充满了诧异。

根旺从此增加了回家的次数，徐三也瞪起两只老眼，留意着每个接近媳妇的男人。

曾经发愁娶不到媳妇的徐家父子，如今又开始体会有了漂亮媳妇的劳心和忧愁。

五

村委会要换届选举，一向平静的蒿子梁像口突然开了的锅，热气腾腾。

这锅是张顺烧开的。

蒿子梁人对选干部原本并不上心。几任村干部上来下去，蒿子梁山没变，水没变，村民的口袋空空扁扁地也没变，富了的只是一茬又一茬村干部。在张顺还未发迹的前些年，看到高门楼，好宅院，不用问，肯定是村干部家。后来大家就学精了，选来选去，支书主任就那两三个人当，省得养肥了骡子再养瘦马。

可张顺不服气。自己的钱不少，可遇事还得向那两个基本事没有的家伙讨好献殷勤，被他们呼来喝去，凭什么？再说了，手里有权好办事，他还有更大的本事要施展哩。

有挨好的觉得他是瞎折腾：“人家这次换届是支书、村长一肩挑，你连党员也不是，凑的甚热闹？”

他胸有成竹地冷笑一声：“共产党的大门又不是光朝他们开着，我为甚就不能进？”

这话传到支书、村长耳朵里，心头都不禁一震，立即各使各招，与张顺斗起法来。

“桂花婶子，出去哩？听说咱二牛在城里干得不赖，还升了科长哩。当初为他，你侄子我把腿都跑细了！”

“光他支书出力就行？我这村长要是不上心，二牛的事也得黄。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，桂花婶子？”

“那是，那是，放心吧，你们的好，俺全家都记着哩！”

往常眼睛长到天上去，早已经忘了自己辈分的支书、村长，这会儿，知道自己是晚辈了，见人就叔叔伯伯、婶子大娘地不离口。这么些年，多少该干的事没干，从来不见他们赧颜愧色过；偶尔办了一件两件，这时都成了让你投票的说辞。

“春怀叔，你不是早就想找块地方盖房子挪挪窝哩？我要是明年继续干着，这事没跑。可我要不在台台上了，你这事可就两说了！”

多少年黑着脸不答应的事，如今也成了换届票的筹码。

比起几个村干部“狗擦门帘要嘴嘴”的把戏，张顺可实在多了。停在村街上的两辆大卡车里，装满了米面和食油。跟着张顺出去打工的根旺等几个本村后生，都被招了回来，提了米面油桶挨家挨户地送。

几天后，村民选举，那米、面、油大都变成了选票。那黑板上张顺名儿下的“正”字，排成一串长队，把村长和支书远远抛在了后头。

“张顺这是搞贿选，选上也不算！”

“再说了，他张顺连党员都不是，怎能当共产党的干部？”

落选的支书、村长去乡政府告状，却见乡党

委书记和他的一班人马喝得脸红脖子紫，正剔着牙花子和身边的张顺闲谝得热火。

“狗日的张顺，你拿东西日哄住蒿子梁的选民，又到这来日哄乡领导来了？”村支书再不顾上下级间的约束，出口的话针针见血。

乡党委书记哈哈笑着，一把拉过蒿子梁的村支书：“知道你们心里转不过这个弯来，正想找个时间和你们谈谈哩，你们来得正好。张顺，把你的意思和他们说说。”

“我和乡里的各位领导刚才也说了，你们在台上时没少照顾我。我张顺不是那种分不清里外好歹的人。这次选举，虽然村民们抬举我，可我保证，只要我张顺碗里有干的，就不给你们二位老哥喝稀的！”

“看看，看看人家张顺这姿态，你们得学学哩！当了这么多年的共产党干部，连这点觉悟也没有！再说了，当家三年狗也嫌，蒿子梁的人没少告你们的状，全凭我给你们压着哩。这下，让张顺替你们顶顶这屎盆子有甚不好？”

“说得好听！谁家柴多谁家炕头热，他张顺在外面挣得盆满钵满，还来抢我们这点油水儿！”

“张顺，听到了吗？你上台可不能只烧自家的热炕头，也得把弟兄们的炕头烧热哩！”

张顺连忙表态：“那是！那是！我要只顾自己，不照护两位老哥，你们再找书记乡长，把我的乌纱帽搜了，还不行？”

乡党委书记一手搂着张顺，一手搂着村支书：“都是弟兄自己，分什么你我！”他像是突然想起，“不过，你刚才说得对，张顺这党籍问题还得马上解决哩！不解决，这‘一肩挑’还是问题。”

于是填表，于是原任支书、村长做介绍，连夜解决了张顺的党籍问题。

六

张顺不再只是张顺，也不再只是那支小小建筑队的张总，张顺又有了新称呼——张书记、张村长。

选出书记、村长一肩挑的蒿子梁村民，都伸长脖子瞪大眼，等着跟上有本事的新领头人奔好日子哩。

只有李秀这女人不见半点喜色地说：“撵走狐狸引来狼，蒿子梁人眼睛得很哩！”

正端着碗吃饭的徐三，慌慌地将碗里的几口稀饭倒进嘴里，快步离开了那个嘴上没把门的女人。

徐三和张顺隔着一堵墙住了这么些年，他知道张顺这潭水深哩。

蒿子梁的传统作物是玉米、高粱、谷子、糜子，高粱、玉米地里间种些黄豆、黑豆，谷子、糜子地里间种些绿豆、小豆。黄豆、黑豆做豆腐蒸窝窝，绿豆、小豆磨豆面、煮粥熬稀饭。多少年来都这样。可那年张顺家地里啥都不种，只种了蒿子梁人从没种过的红小豆，卖的价钱是绿豆的四五倍。次年，蒿子梁人都来求张顺买种子。张顺有求必应，但种子价高得出奇。贵就贵点吧，等到秋天把豆子卖了，这点种子钱算什么？可秋天到了，豆子也丰收了，家家院里摊着满地玛瑙般的红小豆，但就是没人买。没办法，只好自家煮饭吃。谁知这玩意儿搁锅里两小时都煮不烂。有人拿着豆子气哼哼去找张顺，正在院里端着茶杯品着铁观音的张顺，没等来人开口就说：“咋，红小豆卖不出去？”

“乡里乡亲的，没你这么日哄人的！”

“你这话有问题。当初，种子是你求我买的，地是你自个种的，与我有屁的相干，我昨日哄你来？”

来人想想也是，种子是咱求人家买的，地里种什么是咱自个决定的。人家张顺除了笑嘻嘻卖给咱种子外，真还啥也没说。

来人把满肚子的气憋了回去，张顺却来气了。他把手中的茶杯重重地墩在窗台上，和气的婆婆脸也黑了：“自古都是物以稀为贵。你们看我种红小豆赚了钱，眼红着一哄而上，闹得稀罕物不稀罕了，怨得着我吗？我好不容易找到个挣钱的路子又让你们给搅了，我没怪你们，你们倒强盗不依失主了！”

人们这才想起，就在全村人都种红小豆时，张顺家地里种的却是玉米。可人们买豆种的钱，比他家上年卖豆子的钱都多。

“狗日的张顺，比孔明的心眼子都多！以后不能跟着疯子撒土，凑热闹！”

话虽这么说，当张顺把几个四川、贵州女人

倒腾成邻村光棍汉的媳妇时，蒿子梁人又坐不住了。

“肥水不流外人田。咱村老小光棍多得满街跑，你有了女人不惦着，却全好活了外村汉！”

“想要女人你们得说话呀，还让我提个猪头找庙门吗？”

于是，愁着娶不上媳妇的一杆人，又把大把大把的票子给了张顺，换回一个个或丑或俊的女人。这些远道而来的女子，有的安安心心为人妻为人母，有的借口赶集哩、进城哩，拍拍屁股走了就再没回来。人财两空的人心疼得滴血，可也不能找张顺。因为人家当初就交待得清楚：“这些外路女人鬼得很，是不是真心做你家媳妇可说不准。咱丑话说在前头，别到时找我的麻烦。”

当政府吆喝着打击拐卖妇女小孩的人贩子时，有人也想过告张顺的状。可这时的张顺，早就金盆洗手，不沾倒爷的边了，而拉起一杆人在城里搞房地产哩，成了县太爷也敬着的企业家。

李秀说张顺是狼，徐三心下暗暗佩服这女人眼毒哩，看人看得准。可急着要过好日子的蒿子梁人看准了张顺，他又能咋？何况他徐三一向不晓得和人争长论短，他儿根旺还在人家手里讨生活，吃人的嘴软，张顺便有千般不好，也轮不上他徐三说三道四。

七

今年雨水分外多。老天像个成天哭天抹泪的老娘们儿，动不动就沥沥啦啦下个不停。平川地里的庄稼都快沤到地里了，偏偏就便宜了蒿子梁这样的旱坡地。满坡满梁是胳膊粗的玉米棒子、鞋巴大的高粱穗子，让每个收秋的庄稼人都高兴得忘了饥渴。驴驮、担挑、牛车拉，家家地里都是喜眉笑眼忙秋收的人。

徐三让贵州女子竹叶头晚就烙好了饼子，翁媳俩准备着不歇晌把梁上的四亩玉茭掰了。都说南方女人勤快，干活不惜力。竹叶一会儿掰棒子，一会儿割玉茭秆，手快得一个顶俩。傍晚时分，坡底李秀家四亩玉茭四口人还没弄利索，竹叶和公公俩同样四亩玉茭早收拾得妥妥的了。装满玉茭棒子的麻袋、尼龙丝袋，胖鼓鼓、圆滚滚地满地立着，让徐三和竹叶不禁有点犯

愁。坡长路远的，这么些玉茭，让老汉和女人家咋往回搬运哩？

“狗日的根旺也学会了躲清闲，大秋收的，也不回来搭把手！”徐三展展身子，抱怨着儿子。

“根旺没告诉你？张顺照顾老邻居哩，最近给根旺换了个清闲营生，让他再不用搬砖和泥了，看库房哩。走不开！”

“有这事？你听谁说的？我咋不知道？”

“我，我，我也是听人家说的。”竹叶躲闪着公公的目光。

根旺看库房的事其实是宝柱告竹叶的。

那个星期天，竹叶家里家外收拾好，又把自己从头到脚收拾一遍，就抓一把瓜子，倚了院门等根旺。根旺差不多一个月回来一次，到了该回家的日子口，竹叶准是收拾好自己等着他。

结婚两年多了，他们才找到对彼此的眷恋。根旺回来的两三天里，去车站拉煤，到镇上买油盐日杂，大事小情都要拉扯上竹叶，就连淘茅厕送粪也要吆喝上竹叶。竹叶不想去，可看见根旺亮晶晶的眸子里，都是她竹叶，那心一下就软了。于是替根旺扛一把锹，跟着担了茅粪的臭烘烘的根旺爬坡上梁。粪担到地里，根旺不做营生，却放下担子就拉着竹叶进了避雨窑。这窑就在他家地边的崖畔，是早些年人们为避雨打的，至今仍有放羊汉光顾，所以窑地上还有一层薄薄的麦秸。

“有家有炕的，来这干甚？好像咱不是婆姨汉子似的！”竹叶说着扭身要走，却被根旺死死拉住，搂到怀里。

“你懂个甚，人家城里人如今就好玩这种浪漫！”根旺话没说完，热烘烘的嘴和热烘烘的手就开始在竹叶脸上身上游走。于是，他们忘了山，忘了水，忘了整个世界。竹叶的眼里心里，只剩下一个浑身热得火炭般的根旺，根旺眼里心里也只剩下个笑靥如花的竹叶。

蝈蝈蟋蟀也在窑外的草丛中欢叫如歌。

那以后的第二天，根旺就又进城回了工地。如今三个月过去了，可根旺却没回来。

竹叶的瓜子嗑了一把又一把，腿也站麻了，就是看不到根旺个影影。

“滴滴滴”的汽车喇叭声响起，竹叶看也不用看就知道是东邻张顺和他儿子宝柱又回来

了。张顺当了村里的支书兼村长，成天村里城里两头忙。宝柱说是回蒿子梁的山道不好走，不放心他爹，于是也见天往回跑。

“竹叶，等我哩？”从蛤蟆车里钻出来的宝柱不回家，却嬉皮着脸没话找话地和竹叶拉呱。

“我等你作甚？等我根旺哩！”

“那你是白等哩！”

“为甚？他今天应该回来了。”

“你不知道？我看根旺搬砖和泥，受得可怜，就让我爹给他调了调工作，让他管了库房。这营生不受苦，可缠人。工地上不定什么时候有人领东西，时时离不开人哩！”

“蛤蟆跳三下还得歇一歇哩，根旺准不能不回家吧？”不喜欢和人高喉咙大嗓说话的竹叶，也不由得提高了声音。

“看你看急个甚？你有甚需要根旺干的，和我说也一样，保险比根旺干得好。”宝柱色迷迷地笑着，嘴到手到，在竹叶粉嫩的脸上捏了一把。

竹叶逃也似的跑回自己的土窑。

不觉又是一个星期过去，家家在外打工的男人都惦着秋收，从远的近的城市回来，只根旺没有。公公去别人家给根旺打了几次电话，电话那边的人都说根旺忙，就放下了电话。竹叶看着公公又急又气的样子，几次想把根旺当保管看库的事告公公，可每次想到宝柱见了自己的下作样子，就觉得没法张嘴。听着公公对根旺的抱怨，她替自己男人委屈：“吃人的饭，受人的管。人家不让根旺回来，这秋咱就自己收吧。”竹叶边说边将一尼龙丝袋玉茭扛上肩。

徐三瘸起老寒腿，也吃力地扛起一袋玉茭，随在儿媳身后。蜿蜒的山道上，挪动着他们艰难的身影。

徐家崖畔下，李秀一家的四亩玉茭也掰完了。男人和儿子将玉茭袋子装上借来的小三轮，李秀吩咐：“少装两袋吧，等你们赶上徐三和竹叶，把他们的玉茭袋子放咱车上给捎回去。”

“干脆告他们别扛了，我多跑一趟就省他们多少事儿！”李秀儿子欢快地答应。

“瞌睡给你个枕头，美得你，妈也不知咋想的。”媳妇看到丈夫欢欣，就想起竹叶的明媚，嘟着嘴，是真不高兴了。

“好事要做，坏心眼不能动！动了，我打断你的腿！”李秀听出媳妇话里的意思，边说边真挥起了镰把。

儿子跳着脚躲开了母亲的镰把，却看到李秀一脸正色，不禁暗吃一惊，他知道他妈这话不是说着玩的。

八

可最终为徐家拉回玉茭的不是李秀的儿子，是宝柱。宝柱带着两个后生，半道上截住李秀的儿子，硬把竹叶家的玉茭袋子搬到自己的小三轮上。正在院里摆摆玉米棒子的竹叶和徐三看清了开着小三轮进来的宝柱，惶恐地愣在原地半晌没动。

宝柱笑嘻嘻招呼竹叶：“给你拉回来了，还不来卸车，一股劲看甚？”

醒过劲来的徐三急惶惶拐过来，话都说不顺溜了：“这、这、这，咋就敢劳累你哩？”

“根旺回不来，我帮个忙也是应该的，是吧，竹叶？”宝柱似在回应徐三，一张笑脸却对着竹叶。

卸完了玉茭，宝柱打发了随他来的两个后生，自己却没有离开的意思。徐三慌慌递上烟来，却被宝柱推开了。宝柱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一盒芙蓉王，自己衔一根，给徐三一根。徐三知道，宝柱嫌他的烟不好哩，他又张罗宝柱回家喝水。这回宝柱不推辞，骗腿坐在徐家炕沿边，让竹叶伺候着，茶水喝了一碗又一碗。

“爸爸，奶奶叫你吃饭哩！”院里传来小宝的声音。

小宝妈原先也住在村里，后来逼着公公在城里买了房子，和汉子住进了城里。可没过两年，说是突然得了个急症，没了。孙子就又回到村里，由张顺婆姨带着。

“你们吃吧，不用等我。我在这儿吃你徐三爷爷的贴窝窝哩！哦，给爸拿两瓶酒来！”

徐三听宝柱说要吃自己的贴窝窝，忙就洗手，让竹叶挖面、抱柴。徐三自打老婆死了以后，别的做饭本事都寡淡，就学会一手贴窝窝。将搅了不少黄豆的窝窝面饼子，贴在锅上，用秸秆软火烙熟，不焦不生，金黄酥脆，香甜可口。这是蒿

子梁的庄稼人的家常饭，家家女人都会做。打了光棍的徐三，做得尤其地道。忙累了一天的徐三，本来是要靠着被垛抽着烟，等儿媳给他做饭吃哩。可帮了自己忙的宝柱，指名要吃他的贴窝窝，他也只能打起精神去做。

贴窝窝端上来了，可没什么菜。竹叶就在自己院里拔了些芹菜、芫荽和还没长大的萝卜，急就章地拌了两个凉菜，红着脸端了上来。

说是要吃徐三贴窝窝的宝柱，窝窝没吃多少，却一口酒一口菜吃喝得香，还直夸竹叶好手艺，萝卜、芹菜也能拌出好味道。

宝柱自己喝了不少酒，也强拉着竹叶喝酒。

竹叶被宝柱拉得失去平衡，宝柱趁势抱住竹叶。

再也看不下去的徐三，上前掰扯开宝柱拉扯竹叶的手，架起宝柱要送他回家。

宝柱却瞪起布满血丝的眼，一把推开徐三，吆喝着：“老徐三，你家这、这鸡窝养不住金、金凤凰，竹叶迟、迟早是我的！”

徐三一愣，心里顿时有火苗子蹿起，直想挥手给这小子两个嘴巴，但手抖嗦一阵，还是忍住了。

九

世道变得可真快，家家种着自己土地的蒿子梁人，第一次知道了荒山荒坡也可以私人买哩。

“这山和坡还能卖，不会吧？”有人还是觉得不踏实。

“不信你出钱，看我敢不敢卖给你。”张顺一张婆婆脸，笑得和蔼而亲切。

“那咋个买法？”

“既然是买卖，这还用问吗？你家养大一口猪，有人出八百，有人出一千，你卖给谁？”

“当然谁出得钱多卖给谁！”

“这不就对啦，还问啥？”

台下听会的蒿子梁人愣怔了好一阵。荒山荒坡可都是国家的，怎么说卖就要卖啦？就这么倒腾下去，那国家不就成空壳子啦？可这是国家的政策，就像土地承包一样，还不是说归个人就归了个人啦？

“咋，都不动心是不是？要是大家没兴趣，我可就处理啦。”

处理不是个好词儿。过去的供销社，把长期卖不出去的东西三不值二地打发了，叫处理；现在，听说当官的把得罪自己的手下弄个不好的地方去，也叫处理。蒿子梁的荒山荒坡多少年没人问询没人管，如今要卖了，也叫处理。愣怔了一阵的蒿子梁村民意识到了什么，纷纷试探着开了口：“要不我出两千，买了东坡吧？”

“你买东坡，我就买西山吧，出五千行不行？”

“两千、五千就想买了东坡、西山？这姓公的东西就这么不值钱？”有人反对道。

“就是。一头奶牛还万数八千块哩！”

“嫌我出得少，你多出些嘛！”

“就是。我是拿不出一头奶牛的钱。你有两头奶牛的钱，自然就先尽着你！”

“我是没钱，可就这么三不值二地把公家的东西打发了，我就是不服气！”

在台上的张顺，平心静气地看着台下的村民吵成一锅粥，待人们吵得没劲了，才挥挥手，示意大家安静。

“这样吧，刚才大家也觉两千、五千就卖了东坡和西山，是拿着公家的东西送人情哩，这种事，咱不能做。那就让我家宝柱也报个价吧！”

一直在台下一言不发、冷眼观战的宝柱，应声跳上了台。他从随身的小黑包里掏出五捆票子，拍在桌子上说：“刚才我也看到了，有人就想借着机会占公家的便宜哩！我爹说，不能拿着公家的东西送人情。他们出两千、五千，我这是准备明天定货的五万块货款，全放这儿了。如有人比我出得多，就当没我的事；如果没人再出这个价，就当我支持我爹的工作了。”头天夜里父亲教他的一席话，他倒也说了个八九不离十。

有人便鼓掌，但掌声稀稀落落的。

大多数的蒿子梁村民都被宝柱的话和他的五万块票子镇住了。蒿子梁除了张顺和几任村干部，还再没有人见过上万的票子哩。可宝柱一下就拿出五万，整整五捆百元老头票啊！这五万块钱买大家的西山和东坡到底是个什么买卖呢？让蒿子梁人颇费琢磨。

“狼就是狼！”李秀倚着门框站了，冷笑着喃

咕一句。可被五万块票子吸引着的蒿子梁人，没有谁在意一个口无遮拦的女人的疯话。

但站在人群旮旯里的徐三却把李秀的话听得真真切切，他心里打了个冷颤。

十

秋冬一过，转眼就是春天。

蒿子梁树绿了，山绿了。

买了西山和东坡的张顺，组织起一支植树大军，坡上种花椒、仁用杏，山上种油松。村男舍女背着装了树种和干粮的包包爬坡上梁了。人们一边嗑着松籽，一边计算着：一天五块钱，三个饼子，这五十号人就是二百五十块钱，一百五十个饼子。种上一个月的树，张顺就得花销万数块钱，有人心里暗叫：“我的妈呀，俺全家老小扑腾一年，也打闹不下这些钱。张顺的心比箩头还大！”

随人们上山的张顺，边抽烟边看着远山近坡，心里也在盘算着一笔账：别看我花了五万块钱买了一坡一山的荆棘蒿子，几年后，我这遍坡遍山的花椒、杏仁和油松，就是一棵棵摇钱树，就是我旱涝保收的绿色银行。别说我这辈子花不完，就是我儿、我孙子都不愁了。也就是蒿子梁人没见过世面，要不然，这刮风逮元宝的事到哪儿找去呀？

想到儿孙，他一个人偷偷笑了：还得早些立个字据哩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我这么大的家业，可不能让宝柱和他那半吊子娘独吞了。对了，好长时间只顾忙村里的事，还没给那两小子他妈些花销哩。已经好几次，那两个女人都找机会要见他。许是从电视上学的，还放出话要做什么DNA。可如今不比从前，得注意影响，躲着不见。可他自己知道，真正躲着不见的原因，是早看那两个女人淡了。但两孩子明明白白是自己的种，我张顺的娃娃不能受制，明儿就让宝柱送点钱过去。不行！我也是犯糊涂了，这事咋能让宝柱办哩？想到宝柱，他更想笑：这小子，别的没随我，就这花心随了我。带着媳妇住进城里，没几天就看见媳妇横竖不顺眼了，先是小两口子见天打闹，后来媳妇死得不明不白。他花了不少钱，才安顿下媳妇的娘家人。如今，城里的

几个姑娘混得没了味儿，又盯上邻家的贵州媳妇，把人家的汉子拴住，他倒见天往回跑。不过，那贵州女子也太骚人了，嫩得像翠竹，鲜得像朵花儿，哪个男人见了不动心呢？

说曹操，曹操刚到。张顺刚刚心里念叨儿子宝柱，宝柱就骑辆摩托上山来了。

“这叫甚鬼地方，跌死松鼠弯死蛇！别说小车上不来，就我这摩托都费劲儿！”宝柱擦擦脸上的汗，抱怨着。

“那你还上来干啥？”

“这荒山荒坡是我出面买的，我不来说得过去吗？”

“别和我逗心眼了，你是来找那贵州小媳妇哩。就你小子那点花花肠子，我还猜不到！”

“知道你就告我，竹叶在哪儿？”宝柱的眼睛在散落的人群里搜寻着。

“别搜寻了，人家根本没来！老徐三就防着你哩，没让媳妇上山来。”

宝柱一脸不屑：“就徐三父子那两下子能把我咋？他防得了今天防不了明天，他防了明的防不了暗的。我要不把竹叶弄到手，就不是你儿子！”

宝柱听说竹叶没上山来，掉头就要走。

“你小子做事别没了分寸！”

“大不了像你一样，多几个孩子多养几个家！”

十一

让蒿子梁人开了眼的五万荒山荒坡承包费，从宝柱的黑皮包挪到张顺的村委会办公室。

钱干什么用了？没人知道。但卖了荒山荒坡的损失，蒿子梁人却体会到了：牛羊不能随便放了，山柴不能任意砍了。原先牛吃羊啃的荒山荒坡，如今到处插着“不准放牧，违者后果自负”的牌牌。

不准就是不准。

散漫惯了的蒿子梁人，起初并不拿那些牌牌当回事，满山满坡驴吼马叫，牛走羊窜。可没几天，村东徐俊文家的牛死了，村西张五家的羊也死下一片。蒿子梁人这才发现，那荒山荒坡上的野草，如今变成了刀子，威胁着每个企图靠近

它的生命。

牛羊牲口是庄稼人的半副家当。死了牛的徐俊文，死了羊的张五，看着自己的半个家当没了，心疼不过，前后脚去找前任支书、村长。在他们想来，张顺夺了他们权，那心里也该恨得咬牙哩。可没想到，人家根本不气，还口口声声替张顺开脱：“你们脱了袜子脚(急)斗哩！你们死了牛，死了羊心疼哩，人家张顺花那多钱买荒山荒坡种了树，被你们的牛吃了，羊啃了，就不心疼？”

“这么说，俺这牛、这羊就白死啦？”

“不白死，你们还想咋？人家撒农药护树，有甚的不对？政府早就号召圈养哩，谁让你们不好好自己的牲口？”

“他护树，就该我死牲口？我就不信这个理！”

“不信你去告哇！要钱没钱，要人没人，你们这官司要能打赢了，我这名字倒着写！”

原村支书姓田，单名一个川字，因为倒写正写一个样，所以就常常拿自己的名字和人家打赌。

张五气哼哼还想说什么，却被徐俊文拉了出来。

徐俊文知道，前任支书这话也不完全是吓唬他们，老百姓打官司的艰难他是尝得够够的了。那年他进城卖自己的核桃，明明是一辆小车倒车撞到他的自行车上了，撞坏了他的自行车，也撞坏了小车的尾灯，可那开小车的却硬说是徐俊文违章，撞坏了他的小车，要他要么赔一千块钱，要么去修理厂给他修车。叫来交警，交警进行调解，让他赔对方的车灯，对方赔他的自行车。他不服，动了官司。可那法院办案子的今天说他有理，明天又说他没理。有人给他掏耳朵，要赢官司就得出血。他今天一篮鸡蛋，明天两条好烟，官司拉拉扯扯了三年，最后案子判了，和交警的调解一样：让对方赔他的自行车，他赔对方的车灯。弄了个左手打右手，没分出个是非，还把他够再买两三辆自行车的钱也打点了进去。他娘为这事气得卧炕不起，临死再三再四嘱咐他一句话：“自古衙门朝南开，咱人穷，有理也讲不起！”

徐俊文打官司的事，张五早就听说过。按照这样推算，徐俊文撞坏一辆自行车，打官司又赔

进两三辆自行车，那他现在死的是六只羊，要打官司就得赔十几二十只羊，我的妈呀，这官司还打得个甚？张五没了动官司的念头。可是又不甘心，一口气在他肚里胀着，在胸口憋着，就胀成憋成了病。

不出一年，张五死了。

临死前，徐俊文去看他，他说：“蒿子梁人眼睛得很，张顺是只狼！”

徐俊文说：“那个李秀早说过这话，咱们五尺高的汉子，还不如一个女人看得真哩。”

自从徐俊文死了牛，张五死了羊又死了人，蒿子梁就再没有人敢去西坡、东山放牧了。

于是，蒿子梁村民的牛羊一天天瘦下去，张顺的花椒、核桃、油松一天天长起来。

十二

牛羊不能出坡放牧，家家院里牛吼羊叫，让人烦死愁死。有人出主意，种苜蓿，搞圈养，国家有这号召哩！可家家就那么点地，种草喂了牛羊，人吃什么？大家就合计着雇人出远坡放牧。于是就有人来邀叫徐三，因为吃大锅饭那阵子徐三放过羊，还放得不赖。

其时，徐三好不容易在自家地里拔了些苦菜，原来是准备人吃哩，可栏里的羊饿得紧，看到他提个箩头回来，把头伸出栏外，朝着他一迭声地叫。徐三狠狠心，把苦菜的一半喂了羊，骂道：“吃，吃，吃你们这拨饿鬼！”

“徐三，得想个办法，要不，咱这羊都得饿死！”

“能有什么办法？总不能把我剁着喂它们吃了吧？”徐三深深叹口气。

“活人不能让尿憋死。蒿子梁的荒山荒坡归了张顺，可其他地方不归他吧？把众人的羊合了群，咱到南山上放羊去！”来人鼓动着徐三。

“去南山？那这家——”

“就你这家，值点钱的也不就那几只羊吗？”

“你知道个甚！”徐三使劲摇摇头，拒绝了。

是啊，没人理解徐三的心事。

徐三的心事重哩！

在城里张顺建筑公司当了保管的儿子回不来，倒是那宝柱往徐家跑得越勤了。起先，还听

竹叶骂骂咧咧的，后来不骂了，还见天往门口跑，水灵灵的眼睛老是瞅着斜对门张家。竹叶的衣裳也是隔三岔五就换了新的。

徐三转着弯问衣服的来历：“咋，根旺又给你捎回新衣裳了？”

竹叶低了头含糊地“嗯”一声。

徐三看着桌上一个硬纸袋袋，一下知道了那衣服的来历。昨晚他就见从城里回来的宝柱手里提着个这袋袋。于是明知故问：“是宝柱捎回来的？”

“是，哦，不是，是别人捎回来的。”还没学会撒谎的竹叶，被徐三一下子问得乱了阵脚。

为了证明自己的猜测，徐三趁竹叶不在，打开屋里的躺柜，他还没动手翻，就看见一个精致的首饰盒。他打开盒子，里面是一根白晃晃、亮晶晶的项链，他不认识，以为是银的，其实是白金的。首饰盒低下，还有一叠崭新的票子。他数数，一百元的就有十几张，还有五十元的，咋说也有两千块。按说，根旺一个月也挣一千多，可根旺给家里捎钱总是捎给他的，即便捎给媳妇也不会捎这么多。再说，那崭新的票子和首饰，再加上左一套右一套的新衣服，早已超出了根旺养活的经济能力。

徐三不用想就知道是怎么回事，他家这个贵州媳妇漂亮依然，却不再单纯了。

变了的竹叶，也发现徐三变了。公公看她的眼神少了当初爹对女儿般的亲切与关爱，却多了疑虑和提防。徐三的老眼像猎狗一般，总在探寻她的一举一动。起初她还有几分惶恐，慢慢地也就坦然了。嫁汉嫁汉，穿衣吃饭，女人还不都是这样？要是你家根旺能变成宝柱，我就死心塌地在你徐家呆一辈子。于是，原本单纯的心变得越来越复杂。

徐三又发现了竹叶的一个新变化，动不动就进城。说是既然根旺回不来，那她就该去看根旺。男跟婆姨女跟汉，这是最正当不过的理由，徐三没法反对。但他发现，竹叶不在的日子，张家宝柱也一准不在。

徐三不想冤枉人。于是，竹叶又一次要进城的时候，徐三就尾随在后面，一出村口就看到宝柱的小车早候在那里。徐三眼见竹叶和宝柱搂搂抱抱，钻进了小车，一溜烟跑了。那一次，竹叶

在城里住了一个月。等根旺好不容易回来照相办身份证时，徐三问起竹叶进城的事，憨憨的根旺还红着脸说：“狗日的竹叶，光是好往城里跑，去了又不多住，一天半日就闹着要回，也不知咱这家有金哩有银哩，让她割舍不下！”

徐三的心像钝刀子割一样，疼得半晌缓不过劲来，但他不能告诉根旺。人说，好人恼了，砂锅子滚了。自己的儿子自己清楚，根旺就像他，性子绵善，不会寻人的不是。可真要惹恼了他，谁知他能做出甚事来。好不容易娶到家的媳妇，连个孙娃的苗苗还没见哩，再拆散了如何是好？忍字头上一把刀，滋味不好受也得受。谁让咱没本事，日子过得艰难来？如今笑贫不笑娼，不管好本事赖本事，只要能挣了钱，人家就说你有本事，就高看你一眼哩。他和儿子都是凭苦吃饭的老实本分人，除了自己的血汗，再没有其他混世的资本，凑合着活吧。

这凑合的日子，徐三愿意过，可有人不愿意过。

徐三肚子饿瘪了，腿跑细了，好不容易打闹回些羊吃的野草树叶。一进院门，就闻见炒猪肉的香味儿，心里不禁一股热流滚过。媳妇竹叶经常受到公公话语的敲打，也对徐三没了好脸色。很长时间了，徐三出地忙累一天回来，饭是冷的，菜是剩的。今儿咋阳婆从西边出来了？媳妇不仅给他备下新鲜的茶饭，还是炒猪肉茭子鱼。搓得细细的高粱面鱼鱼，再拌上猪肉炒粉条，这可是平时待客的饭，也是他徐三最想吃的饭。徐三端着儿媳递到手的饭碗，老眼都潮湿了。他觉得像自己亏欠了这贵州女子似的，不敢看人家的眼睛，逃也似的端碗出来，蹲在自家街门限上，半晌动不了筷子。婆姨在世时，知道他好这一口，日子再紧巴，也一年给他吃这么三五回。婆姨走了，就再没人关心他的好恶。可这贵州女子是甚时学会搓鱼鱼的，她咋知道他好这一口？

本来饿极了的徐三，却舍不得狼吞虎咽，用筷子挑了一小口一小口品尝。咦，咋是这味道，是调料放得不对？

徐三正琢磨着，想帮儿媳找找原因，却见隔壁邻居张顺的婆姨也端一碗饭出来。

“老徐三，吃甚好饭哩？”

“猪肉粉条茭子鱼。饭是好饭，就是味道有些不对。”

“味道咋不对，有泔水味？”

“对对对，就是有股泔水味，可你咋知道哩？”

“我咋不知道？我家的肉放坏了，我扔到泔水里，你媳妇捡了回去。我以为她要喂狗喂猫哩，谁知她是喂你这条老狗哩！你这狗鼻子也灵哩，一下子就闻出泔水味了。”张顺婆娘笑得腰都直不起。

徐三恶心地将吃下肚的半碗饭吐了个底朝天，刚才还一颗热扑扑的心也掉进了冰窖里。

十三

山乡的夜不静谧，但却安详，就连这家那家的狗叫，都有一种质朴的亲切。

习惯了在驴嘶马吼狗叫声中入睡的徐三，这晚却被一股邪火儿烘得睡不着。听着墙那边的贵州女子高一声低一声的鼾声，他几次披衣坐起来，想冲进去问问，她那心到底是红的还是黑的？自从她来了徐家，他徐三就像得了宝似的，

含在嘴里怕咽了，捧在手里怕漏了，不知该咋抬举哩。她刚来时，黄皮寡瘦，像个病猫。他虽然说不出“缺少营养”这文化词来，可也知道刚娶到家的媳妇没什么大病，不过是个缺雨少肥的庄禾，只差人好好经营哩。于是，饭桌上大凡顺口的，有点营养的，就都尽着她吃。别说徐三自己，就连他儿子根旺的筷头子，都让他管得不敢随便乱伸了。他有痔疮，辣的东西一点也不能入口，可南方人女子，热炒凉拌，甚菜也忘不了搁辣椒。于是，他的筷下饭菜只剩下了老伴儿腌的老咸菜。他爱吃羊肉，可南方好歹见不得羊膻味儿，于是他从此再不沾一星半点。连过年杀羊，他都连肉带下水，卖个一干二净。村里人有个习惯，谁家杀猪宰羊，第二天煮了骨头下水，都要给左邻右舍送点。以前，徐三总盼着邻居隔壁杀羊，自从竹叶进门后，他远远就把人家挡了：“以后别麻烦了，如今人老了，口味也变了，见不得这口了！”

和爹一样，也爱吃羊肉下水的根旺一肚子

不高兴，嘀咕：“这是甚的人哩，你自己改了口味，就连俺也不让吃了？”

徐三呵斥儿子：“吃客随着厨子走！竹叶见不得羊膻味，这饭是你做，还是人家做？”

竹叶爱吃瘦猪肉，根旺也爱吃。每次炒好肉，徐三就把瘦肉都挑到竹叶碗里，他们父子俩只剩下白花花的肥肉，根旺委屈地叫道：“这肉还认人哩，我碗里咋尽白的，竹叶咋尽红的？”

这么些年，是徐三苦着自己，苦着儿子，把贵州女子竹叶营养成一朵花儿，一朵过分鲜艳的花儿，一朵招蜂惹蝶的花儿。

徐三眼看着自家的寒门陋舍已经盛不下竹叶的一园春色了，其他男人还只是话言话语地挑逗，而东邻张家父子却把腿踹了过来，竹叶早成了他家的一碟菜了。

事实上，村里人早就有人拿他父子取笑哩：

“老徐三，你还受个甚？有你媳妇给你打闹哩！”

“老徐三，快把你儿弄回来吧，自家的地自己不耕种，就等别人撒籽哩？”

丑话多得扎耳朵，徐三想装聋作哑都不行。

“这花要不再是花，而是狗尾巴草哩？”一个荒唐的念头突地涌上徐三心头，并搅得他彻夜未眠。

第二天，徐三挎了一个竹篮，拿了几个馍馍，独自走进村头的庙里。

跪在观音菩萨脚下，他流着泪忏悔自己昨晚的恶毒念头，也期盼着神灵能于冥冥中保佑他这个穷家不要被拆散……

十四

不管徐三怎么祈求神灵，贵州女子竹叶还是提出要和根旺离婚。

根旺到底明白了张顺父子给他调换营生，原是为了把他死死缠在工地。他不顾还没到手的三个月的工钱，就跑回了家。

“狗日的，俺全家好吃好喝把你养得有了人样，你就又另攀高枝呀？美的你，我偏不！”

根旺血红着眼，一边在竹叶身上恣意地冲撞，一边薅着竹叶的头发警告。竹叶第一次明白了，男人和女人做这事，不光是因为爱，还可以

是因为恨。

但女人自有女人的刁钻办法。六七十块钱买回一袋白面，连一个星期吃不下来就没了。半生不熟的馒头，吃不了几个就扔了。一锅焖面，少滋没味，倒了。白花花的羊毛毡，是专为根旺结婚添置的。竹叶说是要吃油炸糕哩，根旺将刚刚买来的一桶油提着放炕沿边，出去走个来回，就见油桶倒了。黄花花的油在毡子上边流边渗，一领新新的毡子就这样毁了。

贵州女人就这样把徐家好好的日月过得不成光景了。

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，张宝柱拿徐家父子全当摆设，聋子的耳朵瞎子的眼，毫无顾忌。

全家人正吃着饭，门外汽车喇叭响了，竹叶慌慌放下饭碗，宝柱已经跨进门来，拉起竹叶就走：“说你早点，咋还没吃完饭？咱今儿进城办的事多哩！”那做派，那口气，已经俨然是婆姨汉子了。

根旺追出去，汽车早跑得没影儿了，只有欢快的喇叭声留着余音，像是对徐家父子的嘲笑。

徐三看着儿子煞白的脸，心疼得滴血。

“要是花儿不再是花儿，变成狗尾巴草哩？”这个曾经几次泛起，又被他几次按下的念头，这次却牢牢地盘踞在了心头，再也赶不走了。

大农忙的，徐三没和儿子一起出地，而是蹲在房檐下磨镰。

被磨成凹腰的磨刀石上，镰片一推一拉地运动着，被磨得雪亮的刃口闪着寒光。徐三伸出一个拇指，在刃口上试了试。他又从柜底翻出一块洗了无数遍的旧棉布，细心地把镰刃缠了起来，只剩一点刃尖儿。缠好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让刃尖在自己的胳膊上试一下，随着针刺般的疼痛，一道浅浅的划痕就有血珠渗出来。

这正是他要的效果。

十五

竹叶是六七天后才回来的，回来时依旧坐着宝柱的小车。宝柱从小车的后备箱里提出大包小包，都是女人衣服和其他日用品。竹叶连自己家的门槛都没迈，就直接进了张家。

听见喇叭声响的根旺跑出来，却只看见停

在门口的车，并不见竹叶的踪影。村里几个晒太阳的闲人看看根旺，又瞅瞅张家大门，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。

根旺气咻咻地站在张家院里吆喝：“竹叶，你个不要脸的娘子，偷人养汉也得瞅个时间吧？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，大白天的就往野汉子家钻！”

根旺的叫骂招引来好多看热闹的人，把张家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。屋里的竹叶透过窗玻璃，看到了被怒火烧得冒烟的根旺，也看到了围观的人们刀子般的眼睛，她试一试脚不敢出去，而宝柱却出去了。

宝柱大有其父之风，手端一杯茶，脚步慢悠悠的，透着满不在乎。

宝柱出口的话，也像他爹当年一样，明明是邪人歪论，却说得底气十足：“根旺你个孬种，叫唤个媒婆哩，没有金刚钻，就别揽瓷器活儿！你撒泡尿自己照照，哪一点能配上竹叶？你要识好歹，我给你几个钱，你离婚另娶。要不识好歹，绿帽子你就戴着，爷爷我有钱替你养老婆哩！”

根旺也一副豁出去的架势：“知道你们父子有替人养婆姨的病根子哩！你想让爷爷离婚？门儿也没有！你再有几个臭钱，她娘子也是我的婆姨，你们想拿钱买名分哩？下辈子吧！”

从此以后，竹叶就光明大亮地住进了张家。

消息传进乡政府，趁着一次开完会吃饭的机会，乡党委书记喝得面红耳赤地打趣道：“张顺，你家是甚的家风哩？你替半村人养着婆姨，你儿子养着半村人的婆姨。莫非蒿子梁的男人人都死绝啦，就由你们父子胡折腾？”

另一个村支书笑着说：“不是说能者多劳吗？人家张村长有钱有能耐，蒿子梁的男人女人都跟着沾光哩，有甚不好？”

张顺还嘴道：“你们不用笑话我，咱挨个数一数，你们哪个是吃素的？明的暗的，谁不是林彪的老婆叶（一）群？”

乡党委书记正色道：“谁也不是圣人，可该遮的面子也还得遮遮呀？张顺，你儿子要真喜欢那隔壁媳妇，就想点办法娶过来，像这样不明不白的，算个甚？你如今好歹也是共产党的一级领导，老这样让人说着不好！”

张顺点点头，也觉得儿子和贵州女子的事，

是该有个了断了。

当晚，前任村支书田川便受张顺所托，上徐家来了。

昏暗的灯光下，徐家父子正在吃饭。自从媳妇竹叶走了，父子俩少心没思，连饭桌都懒得搬了。两个男人，一对子光棍，就在风箱板上摆放上饭菜，胡乱吃着。田川扫一眼徐家父子的茶饭，几个风干得裂了嘴的馍馍，一碟子刚从自家地里拔回来的白萝卜切成的丝，两碗没熬炼的寡米汤，父子们少滋没味地埋头吃喝着。不称心的日子，让本就话语不多的徐家父子越发没了开口的兴趣，空空荡荡的屋子里只剩下吸溜溜的吃喝声。

看见田川进来，父子俩慌慌起身，给前支书让坐。

“支书来了？稀罕的，快快坐哇！”徐三扯起自己的衣袖，把刚才自己坐过的凳子擦了又擦，端给了田川。

田川接过凳子说：“看这恓惶的，咋把光景过下个这？”

根旺气冲冲地：“娶下老婆被人夺了，日子还能好过了？”

田川笑笑：“谁和谁也是姻缘，有个一定哩。娶到家的，也不一定就是咱的老婆，该放手时就放手吧！”

根旺把眼一瞪：“你这话，我不爱听！谁家娶了媳妇就随随便便让给人哩？”

看着父子俩那穷相，田川也不由一股火冒上来，可他还是按下去了。要搁过去，徐三父子俩和他说话，待不待搭理还得看他心情，好了，鼻子里哼一声，不好，就当没他们这些人一样。可今非昔比，他是带着张顺交给的任务来的，必须有说客的耐心，于是继续劝道：“老侄儿，不是叔说你，金砖配玉瓦，石头配土坷垃。咱这穷家没有梧桐树，哪能留住竹叶那凤凰？我看你们还是好聚好散吧！”

徐三也满腹委屈：“支书你也知道，竹叶这凤凰可是我好吃好喝养大的。当初黄皮寡瘦的，谁拿她当个东西揩抹心疼哩？如今细皮嫩肉了，看着想抢就抢，这世上还有没有个理了？”

田川一副推心置腹的样子，拍拍徐三的肩膀说：“好我的老哥哥哩，自古都是人穷志短，马

瘦毛长，你还想和张顺论出个长短？”说着，从黑夹克的兜兜里掏出一捆票子，拍到徐三手里，“老哥哥，不瞒你说，这钱是张顺给你们的，他也知道你们当初花了不少钱，想把这事早点做个了断哩！你就不要一棵树上吊死人啦，给根旺另娶一个吧！”

没待徐三反应过来，根旺就拿起票子摔到田川的身上：“他张家有钱就甚都想买哩？告诉他张顺，要想把那娘子抢了，除非我死了！”

十六

放了狠话的根旺没死，却残了。

他是在去镇上的路上被汽车撞的。家里很长时间少盐没醋了，爹让他去买点儿。根旺就骑了车去，刚出村拐上公路，就见一辆黑蛤蟆车跟在他身后。他怕挡了人家的道，往路边让让，可蛤蟆车不超车，却照着他撞了过来。他连人带车被撞进路边的沟里，肇事的汽车出村一刻也没停，一溜烟地消失了。

根旺被诊断为粉碎性腰椎骨折并颅脑受伤。拿不出高额手术费的根旺，成了个瘫在床上的傻子，不能自己吃饭喝水，只会成天流着哈喇子，眼睛直直地看人。

独苗儿子成了这样，徐三的世界顷刻坍塌了。徐三迅速老去，刚刚六十的人，腰弯得竟像只虾米。原来也算强壮的身体，很快变得骨瘦如柴。

究竟是谁撞了你的？徐三一次又一次地问儿子。儿子根旺却嘿嘿地傻笑着，哈喇子流了他一手。

最终为徐三解开谜团的还是竹叶。和徐家父子做了三年多的夫妻翁媳，老的给过她关爱，少的给过她亲情，只是和张家相比，他们拥有的太少了。被张家高门大户成年挡在阴影中的徐家小平房，虽然也曾盛满了徐三父亲般的温暖和根旺如火如荼的爱意，可自从张宝柱走进她的生活，徐家给她的一切就都变得微不足道。张宝柱早就难以忍受自己迷恋的女人还是别人的媳妇，竹叶也已不满足于没有名分的不清不白。根旺通过田川带过来的那句狠话，让他们下定了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。可根旺没死，听说只是

废了。她心里不由得打了个寒噤，她没想到张宝柱那么心狠，顿时觉得自己活得茫然起来。鬼使神差似的，她又走进了自己熟悉的徐家小院，想看看根旺到底成了什么样子？还是想表达点什么？她自己也说不清楚。

竹叶进去时，徐家父子正吃饭。根旺拿着半块馍馍，胡乱比划着，吃到嘴里的没有撒了的多。徐三端着一碗米汤，一勺一勺地喂儿子。听到脚步声，父子俩都扭回头看。竹叶看到徐家父子半人半鬼的样子吓了一跳，她想跑，一只胳膊却被根旺紧紧抓住了。根旺抓着竹叶嘿嘿傻笑着，眼睛因喜悦变得贼亮贼亮，又狰狞又恐怖。竹叶拼命地往外挣着，苦着声恳求道：“根旺，害你的人不是我，是宝柱和他爹，你就放了我吧。”

徐三的猜测就这样得到了证实，一时间，掏空的心被怒火填得满满的。

怀着一腔怒火的徐三，走进了镇上的法庭，先是一个小伙子接待了他：“你是哪个村的？什么事？”

“我是蒿子梁的，叫徐三。我告张顺和他狗儿子。狗日的们霸占了俺媳妇不说，还用蛤蟆车把俺儿撞成了残废！”徐三火愤愤地说。

一听说张顺的名字，小伙子一下子露出几分紧张，当即进一间办公室，叫出一个中年人来。小伙子指着徐三说：“庭长，这就是要告张顺的徐三。”

庭长见徐三还站着，指指一把椅子：“你坐，你坐，坐下说！”

徐三坐下了。

庭长也坐了下来，严肃了声调问：“你叫徐三？蒿子梁的？为什么要告张顺？”

“他狗儿子霸占了俺媳妇，还用蛤蟆车撞坏了俺儿！”徐三把说过的话又说一遍。

庭长忍不住笑骂两句：“这狗日的张顺，自己花心还没收住哩，又添了个花心儿子！”见徐三怔怔看着他，又重新严肃起来，“徐三，你告谁都行，但打官司的规矩，得写个诉状。你有诉状吗？”

徐三摇摇头：“没有。”

“有交警队的事故鉴定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庭长立刻摊开手作难了：“你什么都没有，

不好办呀！”想了想，“这样吧，先让小张给你讲讲，看需要做些什么准备，准备好了才能立案。”

庭长出去了，小张坐回办公桌，一字一板地对徐三说：“打官司要的是证据。你想告状，先得把事情闹清楚，把证据准备齐全。你说张顺他儿用蛤蟆车把你儿撞成了残废，什么时间？什么地点？撞你儿子的车究竟是什么型号的车？车号是多少？开车的究竟是一个啥人？有什么物证？有没有人证？”

徐三被小张一连串的问题弄晕了。时间地点还好说，可撞根旺的车是什么车谁知道哩？根旺被撞到沟里，一下子就人事不晓了。肯定是张宝柱那小子撞的，但如今兔子早过八道梁了，让他到哪去找人证物证？要说人证，也许竹叶那荡妇能算一个，要细论起来，她也是半个凶手，可她会为这事儿做证吗？

徐三嗫嚅着，半天说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急了：“反正，反正我媳妇都说是他们了，不是他们还能有谁？”

小张：“我不是说了嘛，打官司要的是证据，可你媳妇会给你作证吗？”

徐三：“他们狼和狐狸通着哩，不会给我作证的。”

小张：“你要拿不出证据，打这官司就是白花钱哩。”

官司输赢还没见一撇，就得花钱，徐三又急了：“我已经被人家糟害了，寻你们政府说理来，理还没断出来，就叫我花钱？”

小张笑笑，尽量平和了语气：“打官司的规矩就这样，告状就得交诉讼费，谁都一样！将来如果这官司你赢了，先前交的诉讼费还可以补回来。”

徐三看得出，自己打官司的事，不是这娃娃不上心，是自己这事难办哩，来时一颗热突突的心一下子凉了。

他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法庭的。

徐三刚从镇上回到村里，就在巷子里碰上了张顺。徐三黑着脸低头走路，被张顺抢前几步拦住了。张顺将刚刚通过话的手机装进挂在裤带上的盒盒里，冷笑道：“哎呀，听说你去镇上法庭了，要告我和宝柱？咋地个，官司赢了没有？我就等着坐禁闭哩！”

狗日的，这么快就知道啦？徐三又惊又气，一双眼睛死盯着张顺，不知该咋回答。

张顺的话却没停：“告诉你吧，徐三，我姓张的从来就不怕打官司，更不怕和你这样的人打官司！打官司那得花钱呀，你花得起吗？实话告诉你，我吃莜面，你连盐汤也陪不起！”

张顺说完扬长而去。

十七

这年的夏天不仅来得早，还热得出奇。“五一”前后，许多人就换了单衣单裤。到了端午，蒿子梁已热得家家敞门晾户。

端午节本不是什么喜庆的日子，但祭奠屈大夫怒投汨罗江的悲怆，早被人们淡忘得只剩下了吃粽子。张家今年的粽子格外丰富：有本村妇女主动上门替张顺婆姨包的，有大家送的，还有宝柱专门从城里买的从南方运来的。小宝剥开几个尝尝，对口味的吃一口，不对口味的就随手扔进簸箕里。竹叶看不下去，可也不便说什么，就躲进她和宝柱的屋子把玩刚换的新手机。她按了几个键，突然跳出她和宝柱亲热嬉闹的镜头，是他们在秦皇岛海边旅游时拍的。正埋头陶醉地看着，院子里砰砰啪啪地响起爆竹声，竹叶从开着的窗户探头看看，是张顺和宝柱在放花炮逗小宝玩。张顺婆姨站在房檐下，看着汉子、儿子和孙子，咧开嘴直笑。

和张家一墙之隔的徐家，没有一星半点过节的气氛。徐三婆姨活着时，包一手好粽子。每年过端午时，都有人来找她帮忙，累害了她的人家不过意，就送几个粽子来。弄得徐三半月二十天顿顿饭都是粽子，都怕过端午了。可自从婆姨一死，徐三的粽子也吃到了头。只有那个李秀，还顾念着徐家光棍父子，每年不忘派她儿送几个粽子来。后来娶了竹叶，李秀不再送粽子了，却手把手地教会了竹叶包粽子。可会包粽子的竹叶顶着徐家媳妇的名分，成了张家的女人。随着女人的离去，粽子也离去了。

没有粽子的端午，就不像个端午。徐三和根旺一如既往地啃着干馒头，样子凄凉而恓惶。隔壁张家的红火热闹，牵扯着徐三的神经，也刺激着徐三的神经。

“竹叶，尽管一个人钻在家干甚哩，还不快出来看看我买的花炮？”宝柱吆喝竹叶的声音，一字不落地传了过来。

徐三的心刺痛着。

“你放开嘛，人家自己能走！”竹叶一定是被宝柱拉着或抱着出来了。

徐三的心又是一阵刺痛。

根旺也听到了竹叶的声音，攥着半疙瘩馒头的手指向窗外，哇哇地乱叫乱喊着。徐三知道，自己的傻儿子十窍迷了九窍，心里只剩下那贵州女子了。可入了狼群的贵州女子，也变成了狼。他的根旺就被这群狼毁了。根旺毁了，他的家，不，是他的一切就都毁了。一个被毁了一切的人，就只剩下了绝望和仇恨。

徐三摇晃着单薄的身子来到村东的村庙，但他犹豫再三还是没有进去。这个他曾来过无数次的村庙，第一次让他觉得那么隔膜，那么遥远。这个曾让他产生过无数希冀的地方，那些让他敬拜了一辈子的神佛，还有那个可亲可敬的八路军娃，在他眼中都变得模糊不清了。他不知是神佛抛弃了自己，还是自己远离了神佛。他在庙门外匆匆一拜，就逃也似的离开了。

从庙里回来的徐三，又一次找出那把被他磨得锋利无比的镰刀。

第一个倒在徐三刀下的是他家的一只羊，他和儿子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。剩下的用酒泡过，半夜投到隔壁，喂了张顺家的狗。羊肉和酒让张顺家的狗变得一声不吭，也让徐三顺利地潜入了张家。

夏夜大敞着的门户，让徐三就着微弱的月光看清了张家每个人的位置。大概是图一楼凉快，张家人都歇在一楼。张顺和他婆姨带着小宝住在一楼正中的大屋，竹叶和宝柱住在西屋。节日的忙碌，让张家人也睡得格外深沉。大屋里的张顺和婆姨，分里间和外间睡着，呼噜声一高一低，舒坦得像挺过去了。两间大的西屋里，睡的是宝柱和竹叶。毛巾被蹬在地上，露出两人一丝不挂的身体。徐三没有想到，他会这么近距离地接触那个曾叫了他两年公爹的女人。这让他产生一丝犹豫，可转瞬即逝，又坚定了自己的决心。沉睡中的宝柱，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，两条腿只是抽搐了几下，就没了声息。睡梦中

的竹叶翻了一个身，把徐三吓了一跳。他原想仔细看一眼这个并非他儿媳的女人，可竹叶的那个翻身让他不敢再犹豫，挥起刚砍死宝柱的镰刀，又向竹叶砍了下去。

没遇到丝毫反抗的徐三，又顺利地进入正屋，一里一外的张顺两口子，也在睡梦中做了刀下之鬼。正当徐三挨着顺序，把镰刀伸向睡在张顺婆婆身边的小宝时，却听到小宝梦魇魔地喊了一声：“爷爷！”

徐三举刀的手突然软了下来，随之软下来的还有他被仇恨激发的斗志。

“爷爷”，这是一个他做梦都希望听到的呼唤，也是他心目中最美好的呼唤。自打根旺娶了媳妇，他就盼着有孙子叫他一声“爷爷”。可竹叶先是小，不到怀娃娃的时候，等到能怀了，却成了张家人。如今，这声“爷爷”终于从一个孩子嘴里喊了出来，他的眼泪立刻夺眶而出。他知道小宝不是自己的孙子，自己也不是他的爷爷，可他还是深情地看着睡梦中的孩子，然后收起镰刀逃也似的奔出屋子，奔出张家。

杀了人的徐三并没有逃跑，而是拿着镰刀径直到了镇上，走进他前些天来过的法庭。他没和别的机关打过交道，光知道法庭是断案子、判生死的地方。因为事情发生在夜间，他到镇上时天还没亮，一路都没遇到人。蒿子梁人还是天亮以后，从一群一伙的警察口中知道了昨晚自家村里发生的血案……

十八

发生在端午时节的这桩血案，使一向不为

外人知的蒿子梁出了名，也让一个窝囊了一辈子的农村老汉出了名。

不用说，徐三很快就被枪决了。

但不久，被枪决的徐三却走进了蒿子梁村东的村庙，成为那里的第七尊泥塑，排在“号义千秋”的关老爷之下。泥塑的徐三全然没有了他真人的猥琐，高高大大的身躯，让人生出几分敬畏，慈祥和善的面容，让人觉得亲切而安详。他和鲜活的八路军小战士面对面站着，像极了一对父子。

究竟是谁让徐三走进了村庙，成为庙里的第七尊泥塑的呢，蒿子梁人众说纷纭。有人说这是徐俊文或张五家人，有人说这是前任村长和文书，也有人说是被张顺戴了绿帽子的人，甚至还有人说是宝柱那死了的媳妇的娘家人。但说归说，谁也不会去认真考证，反正神不知鬼不觉，泥塑的徐三居然屹立在了村庙里，而且还真的有人在泥塑前摆供焚香。

但徐三的泥塑还没立够三天就被打碎了，打碎他的是村人李秀。她先是指着徐三的鼻梁大骂：“你个肉头老徐三，打了盆子论盆子，打了碗说碗。你黄不说，黑不道，就动刀子杀人，还有脸到这儿来辱没神圣？也知哪个不晓是非的东西，把你抬举到这来的。”李秀骂得火起，就了一块支门的石头，照着徐三的泥塑砸了过去。泥塑徐三即刻碎了，脑袋、胳膊、腿，乱七八糟地摊了一地，那张彩画的脸也变得面目狰狞。

蒿子梁的第七尊泥塑，就这样立了又碎了，立他是蒿子梁人的选择，碎他也是蒿子梁人的选择……

责任编辑：刘淳